

金永福 著

DA DI XUE HUN

大地血魂

现代出版社

中国出版集团

金永福 著

下册

大地血魂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地血魂 / 金永福著.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7-5143-5992-3

I. ①大… II. ①金…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1980号

大地血魂

作 者 金永福
责任编辑 李 鹏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京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1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5992-3
定 价 69.80元 (全两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血 根	1
采访能人王皮球	76
无奈人生	121
天狗吃月	175
我的农民兄弟	217

血 根

张幺奶是在王婆婆跟着改嫁的儿媳妇云秀坐进迎亲的小车的那一刻喝下农药的。

她家和王婆婆家门对着门，中间就隔条公路。这条公路去年才修进寨子里，是她在省城里工作的儿子张光大跑来的项目。修公路时，王婆婆的土墙房被削去了半边，和她住的二层小洋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娃儿问起旧社会咋样子？父母就指王婆婆的半边土墙房给他看；说起改革开放的好，大家就夸张幺奶的小洋楼。自然，免不了要提起两家的儿子……

迎亲的车队是太阳冒到山顶时到达的。雷鸣般的鞭炮声响了顿把饭的功夫，炸得人人耳朵嗡嗡响。接着又是笑出声的唢呐声，吹得人心里都开了花。太阳照在站在二楼窗前的张幺奶的脸上，她不觉眯了一下眼，感觉到有一双温暖软绵的手正抚摸着自己的脸庞。她知道，这是儿子的手。儿子是要把她脸上的皱纹抹平呵。透过明亮的玻璃，张幺奶看见了披红挂彩的车队和兴高采烈的人们，看见了一身新崭崭的王婆婆笑哈哈地在花枝招展的儿媳的扶持下坐上车去。就在这时，她伸手拿起了柜上的一瓶农药，对着车队举起来，含着笑噜噜地喝了下去。那样子，仿佛是举杯为王婆婆送行。

喝下农药的张幺奶，头脑异常的清醒。她穿戴整齐，又从墙上取下儿子和自己照的大彩照。照片上，她穿着新衣新裤新鞋新袜子，头上戴着时兴的绒

帽子，十分幸福地坐在椅子上。背后，站着穿西装打领带的儿子。儿子可是一表人才呵。可这眼里咋会有几丝忧郁呢？这以前，自己咋个就看不出？她觉得喉咙里火烧火辣，肚子也开始一阵比一阵痛了，就躺到床上，将照片放在胸膛上。

“儿呵，妈去了。妈背不动你的孝心呀！你要堂堂正正的活啊！”她在心里说着，闭上眼睛。可是，这是咋了？过去的事都一件件地跑到眼前来了，像一本书，页页撕开了翻在她的眼前。

她嫁到黑石寨的那年正是困难时期，全国都在饿饭。可黑石寨人不饿，家家有几斗苞谷籽，掺些野菜，顿顿都能吃饱。那天，是全身浮肿了的父亲拄着棍子送她来的。不知翻过多少座山，下了多少条沟，天麻亮出门，太阳落山了才走到黑石丫口上。

父亲喘着气说：“歇口气吧。”屁股就挪到了路旁的石头上。

她“嗯！”了一声，站在父亲的身边，望着黑黝黝的大山出神。

父亲说：“么，你不要嫌这里是高山，有饭吃哩。”

她又“嗯”了一声。

父亲说：“都说田坝子好在，可没有吃的啊！没有吃的，再好的地方也在不下去。哎，人啦！高山有高山的好处，哪个都管不着，想种啥就种啥，自己做来自己吃。虽说是苞谷、洋芋，可吃得饱呀。”

她的肚子“咕噜”地响了一声，蜡黄的脸上热了一会。

父亲说：“么，爹把你放到这里来，都是为了你好啊。”

“爹，走吧。太阳都落山了。”她说。

她嫁的这户人家姓张，就母子俩。男人叫张大根，高高大大的，长得也好看。她心里高兴了五分。婆婆拉着她的手，一口一声“女”，叫得甜丝丝的。父亲背后对她说：“这是户好人家，爹放心了。”

她抿着嘴唇点点头。

晚饭是不掺野菜的黄灿灿的苞谷饭和用苦蒜烩的四季豆。她很久没有吃过这样香的饭菜了，添了一碗又一碗。父亲用眼角示意了她几次，她才放下碗。

婆婆笑哈哈地说：“亲家，吃得做得哩。让女吃吧，甑子是做满的哩。”

她搓着手说：“我吃饱了。”

“骡子，再给你媳妇添半碗。”婆婆对男人说。

男人舀起一瓢饭，憨笑着倒进她的碗里。

第二天，父亲背着两升苞谷走后，婆婆对她说：“女，我们张家就全靠你了。”

她不明白婆婆指的是啥，可还是点了点头。

晚上，睡在铺着新草席的木板床上，她问男人：“你妈说你们张家就全靠我了，啥意思？”

男人笑了笑，说：“为我们张家生个儿子呀！”

“我还以为是啥哩。”她瘪瘪嘴说。

男人说：“我们这黑石寨怪，自古以来，都是男的少，女的多，十家有九家生的都是姑娘。像我家，代代都是单传。我娘一共生了七个，只有我是儿子，其他的都是姑娘。”

“姑娘也是人嘛。”她说。

“那不一样。”男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要是在我这一代断了血根，咋个对得起祖宗？”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她在心里念着，说：“我爹也常爱唠叨这话。”

男人抚摸着她说：“这人活着为啥？还不是为了把根传下去。根断了，这户人家就绝了。”

“那，”她说：“我给你张家生个儿！”

男人一下子压在她身上，说：“生了儿子，我把你当观音菩萨供。”

隔壁，偷听的婆婆听到这里，轻轻地摸上床，落心落意地睡去了。

二

自从嫁到黑石寨，张幺奶的脸色一天天好看起来。半年后，村人才发现张家的这个小媳妇竟像半岩上的一朵茶花儿，花瓣上还有亮晶晶的露水哩。大家

喜欢和她说话，和她一起干活。自然，那时人们都叫她张嫂子。“幺奶”是儿子光大当了官以后才被众人叫响的，她本人的名字李凤英没有一个人叫过。

“张嫂，你吃了啥，咋长得这样好看？”人们友善地和她开着玩笑。

“和你们一样呀！”她笑着说。

“日怪！”男人们说：“我家那口子也是顿顿苞谷饭、老酸汤，咋越吃越难看？”

她笑笑，不语。

同龄的女人们和她凑悄悄话：“嫂子，你男人咋把你滋润得这样好？”

她抿着嘴掐了对方一爪：“你问他去！”

第二年桃花开的时候，她吐了几次酸水。于是婆婆便喜滋滋地每天都到观音庙去烧香。观音庙在寨子对面的半山上。那岩是凹进去的，有五尺来深，中间用鑿子打了个平台，平台上坐着像男又像女的观音菩萨坐像。坐像已被香火熏黑了，看不出是木头雕的还是石头打的。凹岩的两边，是石头砌的墙，庙里庙外一个字都没有，鸡毛却不少，岩上、墙上，地下都可以见到污黑的血。看来，在这大山里，观音菩萨不但香火旺，也不缺鸡吃哩。

婆婆每次从观音庙回来，都要摸摸她的肚皮，神情庄严地说：“女，我去求观音菩萨了，请菩萨给我们张家送个儿来。”

这时，她总是点着头“嗯”的应一声。

腊月里，花瓣大的雪花盖白了山头，压得房梁吱吱响。这是一个鸡不鸣狗不叫的天气。她躺在火塘边的苞谷草上，痛得汗珠子直冒。男人蹲在一旁，抽着旱烟，不时瞅她一眼。婆婆哩，拿着剪刀在火上烤。迷糊中，她看见婆婆手里拿的是一把大刀，自己变成了一块肉。平时慈眉善眼的婆婆现在是一个屠户。

“你过来！”婆婆对男人说：“抓住她的手，不让她动！”

“使劲！”婆婆举着剪刀对她喊。

她使着劲，可全身的力量却越来越小。

“使劲呀！”婆婆的脸变成了猪肝色，像一个恶煞神。

婆婆蹲下去，紧着眉看了看，猛然伸出了剪刀……她挣扎着，可男人的一

双大手像铁钳一样把她夹得紧紧的。她大叫一声昏了过去。

待她醒过来，下身像割开了一样疼痛。苞谷草上，地上都是一摊摊的鲜血。火塘边增加了一个翻盖着的簸箕，上面放着一个浑身青黑的婴儿。她知道，这是自己刚生下的孩子。

坐在地上的婆婆一把泪一把鼻涕地哭着：“是个儿哩。咋就死了呢？老天爷呀，你咋这样狠心把他收去了呢？”

“妈，你别哭了！我们还能生！”男人瓮声瓮气地说。

婆婆抹把泪站起来：“你去找个人抱出去，把他砍了丢远点，要卡在树桠巴上！这是个饿鬼投胎的！”

她大病了一场。三个月后，下身的口子还没有长合拢。

“你妈太狠心！”她对男人说。

男人哑了一会烟：“我妈说剪大些，以后生娃不费力。要是有个儿再被卡死，她也活不成了。”

“儿子对你张家就这么重要？”她问。

男人重重地点头。

几年间，她又怀了二胎。第一胎生的是个姑娘。婆婆说这是先开花后结果，下一胎一定是个儿。若把死的那个算进去，那个是儿，这个是女，她是花胎命，生了女一定要生儿的。总而言之，下一胎一定是个儿！

满怀希望的婆婆，在她坐月子的那一个月，确实把她服侍得周周到到，尿布都不让她洗一块，还煨了三只老母鸡给她吃。

看着婆婆、男人对自己这样好，她下定决心——一定要生个儿子！

不久，她又怀上了。那天，男人不在家，她去背水，回来的路上小产了。婆婆长吁短叹说：“可惜了个儿！”

第三胎临盆，婆婆看都不看，拉起女儿小花的手，背起背箩，说：“花，跟奶奶打猪草去。”

男人着急地说：“妈，她快生了……”

婆婆说：“生了几个了，自己学着接生。我生你几个姐和你，都是自己生自己接的。这一胎不会是啥宝贝疙瘩！”

真是给婆婆算准了——生下来的又是一个女儿！她望着男人，脸愧愧的，仿佛是犯了罪，不知怎样面对婆婆。

男人安慰她说：“你别气出病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就不信你不会生个儿子！”说着抱起婴儿：“这女娃眼睛大大的，像你哩。”

“我怕她的命像我一样苦。”她忧心忡忡地说。

“不要乱讲。”男人说。

傍晚，婆婆还没有回来，她以为婆婆生气了，带着小花到哪家散心去了，对男人说：“你去看看，妈在哪家，把她接回来吧。”

男人应了一声，出去了。不一会，就扶着哭成泪人的婆婆回来。

“妈咋了？”她支起身子问。

婆婆勾了头坐着，扯衣襟擦眼睛。

男人丧着脸，呆呆地站在一旁。

“花呢？”她问。

婆婆抽泣着，全身都在颤抖。

她盯着男人：“你说呀，哑巴啦？”

男人望了一眼婆婆：“死了。”

“死了？”她一点也不相信：“你们不喜欢她，也不能咒她死呀！”

婆婆说：“都怪我，我没有看好她。”

男人声音哽塞地说：“妈带她到山上去打猪草。她见岩边有朵花，跑过去摘，一跟斗就砸下岩去了……”

她眼一黑，顿时觉得全身灌进一股冷风，吹进骨头里去了。奶水一下子就被抽干了。孩子用嘴拱着她的奶头。哭声像刀子一阵阵扎着人心。

婆婆给这个孩子取名叫苦瓜。苦瓜一生下就没有奶吃。她以为苦瓜长不大了，可在婆婆一汤勺一汤勺苞谷稀饭的喂养下，一个月后竟长得白白胖胖的。她从悲伤中恢复过来，照照镜子，脸上有了皱纹，昔日的红晕没有了，一张脸，像块苞谷粑。看看男人，脸上的皱纹比自己的还多。他们都还不到三十岁呀，山里的人，怎么这样不经老呢？再看看婆婆，头上的白发更多，精神也大不如以往，夜里常常听到她的咳嗽声。有一天，山外来了一队红卫兵，把观音

菩萨的坐像砸个稀巴烂。从此，婆婆便一病不起，常常咬牙切齿地喊着：“作孽啊！作孽啊！”

日子乱套了。婆婆的病情越来越重。弥留之际，婆婆抓住她的手，似乎用尽最后的生命向她说：“女，你要给张家留条根啊！”

她含着泪点点头。

婆婆喘几口气，又说：“女呀，你不为张家，也要为自己着想呀，老古老辈说，积谷防饥，养儿防老，不得个儿子，你们后半辈子咋个过呀？”

“妈，我晓得。”她的泪下来了。

可婆婆还不放心，让她和男人在菩萨面前起誓。

男人说：“妈，都破四旧了。”

婆婆闭目养了一会神，突然抬手指着墙上的毛主席像说：“对毛主席起誓！”

“这……”男人犹豫了。

她碰了男人一下，悄声地说：“我们背段毛主席语录。”

男人咳了一声，念：“最高指示——”

她一下子跪在婆婆面前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婆婆说：“跪过去，让毛主席看到！”

她愣了一下，跪到毛主席像前。这时，男人也跪到了她的身边。夫妻俩神情庄严，以无比的虔诚声泪俱下地背诵最高指示——

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
去争取胜利！

夫妻俩站起来，慌忙去看婆婆，婆婆已经断气了，但一双眼睛还睁得大大的。

男人抹着泪说：“妈还是不放心的啊！”

她哭着说：“都是我的错啊！”

三

张么奶记得，婆婆死后，日子越来越艰难了。钱难找，粮食也不够吃。常常和她结伴上山去采野菜的人就是王婆婆。王婆婆叫张六妹，就是黑石寨人，和她夫家同姓，算起来是她的小姑子。二人年龄相仿都是属牛的。但王婆婆看去比她显老，个头矮，长得也不好。村人不喊王嫂，直呼其名“张六妹”。

张六妹，矮垛垛，
两个咪咪两大砣，
一年一窝母狗崽，
气死老外婆！

顽皮的娃儿们在她身后扔着石子，又跳又唱。据说，这首歌是岩脚王跛子教娃儿们唱的。王跛子小名王花狗，是个男人，三十多岁，又懒又馋，最爱调戏人家大姑娘小媳妇，谁家也不敢把姑娘嫁给他。那年。他去赶场，遇到一个女的，光天化日之下就把人家拉到苞谷地里去，被那家人抓住，活生生地打下一只脚来，从此被人叫作王跛子。因是本家，张六妹的男人王根发便叫张六妹去服侍他几天。张六妹听男人的话，炒了一碗鸡蛋饭端去。王跛子吃了饭，还要吃张六妹的奶奶，涎着脸说帮她搞出个儿来。张六妹推开他，跑了。第二天，有娃儿就唱起这首歌来。

男人听见了，问：“你惹哪个了？”

她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男人气愤地说：“畜生！老子的地他还想犁？狗日的你就晓得老子生不了儿子？”

她嚤嚤地哭泣。

男人说：“哭个球！生个儿子给他看！狗日的些，欺人啦！”这后一句

话，男人是对着全寨人吼的。

“我都生了四个姑娘了。”她小声地说。

“不得个儿子，走在人前矮三分！”男人说：“蠢猪，姑娘是人家的，儿子才是自己的！养老送终，靠的是儿子！”

她喃喃地应着。

也许是命运相同，两个女人成了好朋友。两家人本来是有来往的，这下走得更勤了。

“嫂嫂，打猪草去。”张六妹走到窗前来喊。

“姑妈，过来喝碗兔子汤。”她走到张六妹家门前叫。

两个男人见了面，也爱开开玩笑。

一个说：“伙计，加油喽！”

一个说：“伙计，我看你干劲十足！”

“我们比比，谁先生儿子！”王根发说。

“要得，打个赌！”张大根说。

“赌就赌！”王根发说。

“五只老母鸡！”张大根说。

“十只！”王根发发狠地说。

“十只就十只！”张大根豁出去了。

“要是我老婆生个儿，”王根发拍着胸脯说，“莫说老母鸡，她要吃天鹅肉，老子都要捉一只来炖给她吃！”

“那是！”张大根点着头说：“值！”

“老子的儿子就叫发扬！”王根发说，“这名字我取了几年了。伙计，你的儿子叫啥名字？”

“光大！”张大根脱口而出。

王根发手一拍，哈哈大笑：“好，好！发扬、光大！伙计，两兄弟呀！”

“对，让他们结为弟兄！”张大根兴奋地说。

二人说得高兴，喝光了半缸苞谷酒，烂醉如泥。第二天醒来，都对自家女人说，白耽搁一夜，可惜了。晓得哩，不要喝醉。女人就笑，说，可能是个儿

哩。男人更后悔不迭。

下赌也好，不下赌也好，反正两家人日思夜想的就是生儿子，把根传下去，自己吃得走不动了也有个靠头。说来也怪，此后三年内，两个女人都没有怀上。张幺奶看姑妈，肚子瘪瘪的；张六妹瞧嫂子，肚皮里空空荡荡。一问，都说不来红了。男人们对这事不懂，还认为老婆月月干净，多了战斗的时间，暗暗高兴哩。两个女人开始也不放在心上，以为是红卫兵吓的，等运动过去了就好了。等了一年又一年，运动没有过去，红也就一年年不来，这才着急起来。

那天，二人约起去打猪草，不知咋的就说到了伤心处，双双靠在岩上失声痛哭。

张幺奶哭着喊：“天菩萨呀，你咋这样绝情呀！”

张六妹抹着泪说：“不生个儿，白活了一世呀！”

二人都觉得对不起夫家，罪恶深重，活该戴高帽子游街，打倒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

这么一想，不约而同地站起来，手拉着手，一咬牙走到岩边，要往下跳了。

“慢点！慢点！”王跛子拄着拐棍从石旮旯里站起来笑嘻嘻地说：“死不得，死不得！我在这里等你们几天了。要死，先让我玩玩！”

“你这条狗！”二人同时回头，像狼一样扑过去，抓住王跛子又撕又打。

“你们打吧，打吧！”王跛子倒在地上滚躲着：“我是为你们好。你们死了，娃儿哪个带？”

这后一句话像棍子一样，狠狠地挥来，把两个打倒了。她们坐在地上，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抹把泪，爬起来背起猪草，回家了。

老天老天太不平，

别人有妻我单身。

别人有妻要儿子，

我无婆娘好苦凄！

半山上，王跛子拄着拐棍声嘶力竭地又吼又唱。

晚上，点着亮槁吃完饭，张幺奶正在收碗洗，突然听到张六妹的哭喊声。她放下碗跑过去，看见王根发正抓着张六妹打，几个娃儿挤在一起缩在墙角。王根发一边打一边骂：“臭婆娘，你想绝了我王家的后呀？不来红你也不吱个声，瞒了老子几年！要不是老子多个心眼去问人，老子还被你蒙在鼓里头！”

她拉开王根发，说：“姑爹，这就是你不对了，这事怎么能怪姑妈呢？”

张六妹抹着泪说：“嫂子跟我一样，也是几年不来了。”

王根发一甩手：“你们呀，硬是城隍庙的鼓槌——一对！”

张六妹说：“我想倒过些日子会来的……”

王根发说：“你还想让老子等呀？医！倾家荡产老子也要给你医好！老子就一条——你得为我王家生个儿子！”

两天后，王根发喊上张大根，两个男人带上自家的女人，屁股上别双草鞋进城去了。看病的医生都是赤脚的，先念了一段最高指示才看病。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噤若寒蝉，心提到喉咙上。王根发苞谷花吃多了，路上又灌了一顿水，涨了一肚子的气。此时实在憋不住了，“嘭”的放了一个屁，声若一声沉闷的雷。医生吓得从椅子上跳起来，抬眼望望外面，见无啥情况，这才狠狠地瞪他一眼，说：“最高指示：要斗私批修！两个得的都是妇科病……”

两个男人同时急问：“医得好不？”

“最高指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医生说。

“还能不能生？”张大根问。

王根发睁大眼睛望医生。

张六妹张大的嘴巴流出口水。

张幺奶虽说撑得住，可心里也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能生！”医生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有生命之忧！”

“儿喽！”王根发激动地大叫一声：“能生就好！”

四人拿了药，千恩万谢地辞了医生，欢天喜地走出医院。两个男人慷慨地摸出钱，和两个女人吃了一顿肉末面。然后，又都跑到商店，各买了一小包糖

果，塞进自家女人的怀里。临出县城，王根发见四下无人，跑过去撕了几张大字报塞进怀里。张大根见了，也跑过去撕了几张来揣起。

两个女不解，问：“你们这是干什么？”

张大根笑笑。

王根发得意地说：“给你们女人家用的。”

张幺奶脸一红，不语了。

张六妹还没悟过来，说：“这有啥用？”

王根发说：“憨婆娘，这不比你的灰包强？”

张六妹骂声“死鬼”，拉起张幺奶的手朝前走了。

张幺奶说：“亏他们有这个心。”

“哎！”张六妹说：“那死人想得出来。”

不知咋的，二人心里都酸酸的，酸中还带些苦味。

一年半后，两家似乎同时都生了个儿子。那是冬天，虽然没有雪，风却很大，把压屋顶的石头都吹落下来，砸得地上一个个大窝窝。风掀起盖屋的茅草满天飞，屋顶漏出簸箕大个天。天上的星星一会儿被云盖住，一会儿又眨着眼睛钻出来，似乎要看这两个苦命的女人生的是女呢还是儿。

“儿子！”王根发从女人胯下抱起婴儿，往小鸡鸡上亲了一口，疯一样地跑出去。对着全寨，对着大山大喊：“生儿子了！我婆娘生儿子了！我王家有后了！”

张大根则煮了一锅红鸡蛋，用提篮提了。喜颠颠地挨家挨户去报喜。

“吃红鸡蛋！我家生儿子了！”他说。自豪、骄傲不言溢表，一张脸兴奋得像鸡冠子。

欣喜若狂的两个男人在路上会面了，抱在一起对着对方大喊：“儿子！”松开手，抹把泪，又喊：“儿——子！”

“儿——子！”群山回应着。

全寨人那夜都没有睡安稳。

四

张大根和王根发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中年得子，他们咋不高兴呢？范进中举高兴得痰迷心，他们是被儿迷了心了！二人逢人便说：我有儿子了！一次两次，大家恭喜，三次四次人们笑笑。十次、八次，都说这两个人得个儿子喜疯了！可他们知道，自己没有疯！一生一世，就数这回高兴，这回吐气扬眉。两个女人呢，虽说没有生命之忧，但已脱了人形。

张大根望着双眼凹下去的妻子，问：“你悔不悔？”

张幺奶说：“不悔！就是拿我这条命换这个儿，也值！”

张大根一把抓住老婆枯瘦如柴的手，激动地说：“好！我把你当观音菩萨供起！”

张幺奶苦笑着说：“啥菩萨呀，有碗饱饭吃我就知足了！”

张大根脸一热，忙伸手到床下的鸡窝里去抓，摸了半天，空着只手出来，问：“今天没有下蛋！”

张幺奶说：“它一天咯咯咯地叫，毛刺刺的，我看是懒抱了。”

张大根说：“狗日的凑热闹也要抱个儿？不会吧？”

张幺奶说：“不信你摸摸。”

张大根从床下抓出母鸡，伸出手指往鸡屁股里摸，弄得鸡兴奋得“咯咯咯”地叫，这时，儿子光大又“哇哇”地哭起来。

“你喂他口奶嘛。”他瞪着眼睛大声吼。

“有奶你怕我舍不得给他吃呀？”张幺奶说着泪就下来了。

他一狠心，操起菜刀，对女儿喊：“苦瓜，拿个碗来，加半碗水……”

张幺奶见他要杀鸡，忙支起身子来说：“你做哪样嘛？过几天它醒了，还能下蛋的。细水长流……”

“不下蛋留着干啥？”他扭着脖子说：“为了儿子，别说是只母鸡，是凤凰老子都要杀！”说着，往鸡脖子扯了一把，一刀就下去了。

“杀鸡喽！杀鸡喽！”苦瓜高兴得又跳又叫，不时跑过来亲亲小弟弟：